

## 成王東都

真是無前例可循，中土過去千載，除了天災地變有紀錄以外，都無人禍之紀錄，除了有人主或帝王陟的紀錄外，還有《專·建·封》的紀錄，可卻毫無《制》的記載。部族間彼此不侵擾，通婚、通商、互相協助即為制衡，人民只要能溫飽都平安無事。

可是中土現在真的不一樣了！周文公姬旦內心恐懼無比，他的貪念比周文王還要深刻恐怖，只因為他自幼體弱失愛於父親，漸長無能又無力，屢遭兄弟們和族人們鄙視，最後連妻子燕京戎女勒都厭棄他，他謹小慎微的過日子，各族人都看不起他，小兒唱童謠譏笑他，他忍了一輩子，他用陰暗伎倆逼脅兄弟們去爭天下，現在真的掙來了中土，他連殷民都使喚不了，更別提其他部族了。

可是這些頑民怎麼就這麼聽周王姬誦小子的？他都不想，周王姬誦是妹喜已的長子，親炙阿舅帝辛紂王，深諳不擾民為上法，自理生活才是以身作則，人民當然順服他，都是莊稼人，周王姬誦也稼穡勞作，順應天地四時行止。

周文公姬旦自幼體弱多病，從來不懂民生，也不會耕稼，他的一生並無一技之長，亦不能自理生活，老了也只學會擺譜，由極度自卑之人變成極度自大之人，天生又不成模樣，身如斷菑又矮又小，面目黧黑，他以為穿炫服就能服眾，可沐猴而冠，但還是猴子。

他食不言、一日三吐哺，一沐三握法，造段上頭，穿朝歌女人禮服，他自小就是個病弱之

人，他說還政于王，也只是說說罷了，他仍然毫無悔愧，他當太師，冢宰百官派遣士大夫到各家各國去了！

現在他又分天下人的職業為《士·農·工·商》，硬生生的生出一個「士」！農人耕稼、高貴的工匠能造民生用品，造屋、冶鼎……，商人既是農民也是手藝匠人，以多餘之物淘換所需或不足之物，多男之家多耕種，多女之家多績織。現在他將有用通通打倒，踩在士的底下，他深諳人性，人性的好逸惡勞，足以讓士人越來越多！

周文公姬旦在豐，胸胸如畏，他一時逃脫不了，只好既來之則安之，兄弟們和族人只是對他不聞不問，也沒怎樣嗎，他又放心的籌畫起來了。

他說鎬京為西都，沐邑已有殷頑民和蒲姑人，還有奄族的徐人和嬴姓的熊嬴人，已成大邑，他早就稱沐邑為洛邑，現在又要改稱洛邑為東都才好，於是沐邑、洛邑都是東都。

都由他說去，周王姬誦根本不以為意，己酉冬，周王姬誦返回沐邑東都，召康公姬奭就住到鎬京西都。此時的周王姬誦七十歲，召公姬奭也七十二歲，周文公姬旦一生不曾勞苦，動輒有侍妾、役者們伺候得好，己酉年，他也已經八十八歲。

大家都回去了，周文公姬旦趁機也走了，他回到魯國曲阜，這次他雖然灰頭土臉，但是他還是如願了，他把人分為士、農、工、商，以士為首做了官，官者屋下兩張口，最能顛倒黑白，真方便。

可是他還是不滿足！他這個太師做的窩囊極了，現在召康公姬奭有鎬京的太廟，他也要有廟才好，否則鎬京變成西京，沐邑成了東京，他只有心驚不已。他早將周文王、周武王，甚至

周公宣、周公季歷的冢都放在壇墀，他不好在魯國曲阜再造冢了，然而辦法是人想出來了，周文公姬旦在魯國的曲阜立高圍廟！

魯大夫展禽曰：「高圍能率稷者。」也就是說，高圍這個人啊，能率領種稷者。魯國在舊地朝歌之東，從東門市集出八十里地，以前只有奄族的徐人、嬴姓的熊羸人和淮夷，人民生活樸素，自從周文公姬旦大封諸侯，將魯封給了長子伯禽，伯禽不來，他又藉周王姬誦封伯禽為周公，待伯禽來了以後，此地卻一如以往，伯禽並不擾民，是他周文公姬旦來到魯地曲阜定居，夷人皆反，這次又爭來魯國之名，從此魯國竟不得安寧。

展禽是後生晚輩，他年輕，替周文公姬旦掌管《金滕之匱》，他見姜太公呂尚留下來的物件不少，他也學著姜太公呂尚之法，好讖緯，他知曉一些過去中土掌故，尤其是夏代的神怪傳說之事。

周文公姬旦首肯了，雖然他屢屢不得人心，也只有回到自己的地方魯國，他才能隨心所欲，周公伯禽無用，根本就是個不肖子，一點也不像他，這更令周文公姬旦生氣。是周文公姬旦發明的「一段」，他以假亂真慣了，又編派九天玄女為「仇」，定了商父是「敵」，殷民尊武庚祿父者都是敵人，他還說孤竹三女為「姦」，現在他在曲阜立個「高圍廟」，也無不可，況且「高圍能率稷者」，外頭那些勞力者就更該聽他的了！

周文公姬旦因為一生病弱，只能造段眩人，魯國曲阜的後生晚輩們耳濡目染，漸漸的都學了他的方法，奉他為榜樣。

周文公姬旦恨周公伯禽不肖，一點也不像他，倒像個農民一樣，他罵周公伯禽，說他——不孝！罰他舉著凳子，於是，「不肖」成了「不孝」，罪名大的呢！中土後來還有人因為「不孝」獲罪，被砍了頭都有。

周文公姬旦在魯曲阜的種種作為，尤其稱商父為敵這件事，又引起殷家商民不滿，雖然殷民有被驅逐到沐邑的小戶人家，還是有一些古老的大家族可沒走光，殷家人不滿周文公姬旦做賤他們的武庚祿父，紛紛發出不平之鳴。

周文公姬旦的「師旅」都被衛康叔姬封和大旄給取走了，他又沒虎賁，只好派出淮夷人驅逐殷人，淮夷人也不理會他，他派魯國曲阜的周族羌人後生們去驅逐他們，連淮夷也一起驅逐了，魯國曲阜的後生們很喜歡做這種事，他們驅逐了異族，所得太多了！又有現成的房屋居舍，又有耕開的好地，焉能不歡喜踴躍？

於是魯國曲阜的周族羌人後生們揭竿而起，他們說是去驅逐夷敵，羌人將魯國附近的異族全部都將之驅趕往南邊，直下洛水。

周族羌人大獲全勝，人人樂得在洛水河濱手足舞蹈，大跳「象舞」，於是周作象舞，那可不是大象之舞，中土並無大象，而是手舞足蹈毫無章法的舞——好像是舞。